佛教對人生的看法

一、人生的探討與剖析

自古以來，人生的探討是永遠在不斷的進行之中，只要有人類的地方，必定會有人對人生加以深入的探討，這不是別的，乃在於人類皆有一種解脫痛苦，追求人生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的天性所致。而人生的探討却又往往是站在哲學與宗教的立場來加以剖析與研究的。

那麼究竟人生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如何呢？這個問題乃是自古以來多少大學問家、大思想家，以及大宗教家等所熱心追求與探討的問題，也是任何一個有思想的知識份子所最關切的問題，而且只要我們縱觀古今的歷史，我們又可知道，一切的學術思想，無非在解決此人生問題，即使科學亦不例外。

然而，對於人生的感受，由於種種環境背景的差異，也就各有不同，例如沙士比亞曾說人生像舞臺，人們只不過是這個舞臺上所扮演的一個角色而已，當幕落時我們依舊要下臺的。又有人認爲人生像流水，過去的永遠不能再重回。這些無非都是在嘆息人生的無常，人們往往是被註定生了，但却又無法掌握未來的死，因此，只有在生與死的連環之間，徬徨失措，悲哀嘆息，即使歷代的大軍事家，大政治家，也無不於將死之時對人生的無常感到無限的淒凉。

由於各人對人生的感受不同，也因而對人生所抱持的態度不同，總括起來，約有下列四種：

(1)樂觀的人生觀：這種人對人生所抱持的態度是樂觀的，他們的人生往往是比較順利幸福的，因此他們往往只見到人生快樂的一面，而忽視了人生不幸的一面，所以在情緒的表現上是樂觀進取的。

(2)悲觀的人生觀：這種與樂觀的人生觀剛剛相反，這種人是在遭受痛苦的打擊與惡劣的環境下造成的。他們往往是多愁善感，杞人憂天，所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人，不過，這種人生觀不一定是消極的，因爲此種人的思想感情比別人來得豐富，對人生的探討也比別人來得透徹，所以古代的大詩人、大詞人、大思想家也往往是這種人的表現之一。

(3)奮鬪的人生觀：這種人有一副堅强的意志與奮鬪的精神，往往抱著一股人定勝天的精神與環境相搏鬪，對於生命喜悅的快樂與逆苦的悲哀，也不去注意他，這種人在近代科學發達的今天，是佔大多數的。

(4)遊戲的人生觀：這種人是最不了解人生的人，對於人生，他們總是抱著一種遊戲的態度，渾渾噩噩的過日子，今朝有酒今朝醉，無力進取，消極頹唐，結果只有落得失敗悲傷。

以上是對於各人所抱持的人生觀大略的提出四種，這是我們探討人生解脫之前，先對生命的各層面作一番分析。接著我們要進一步的探討佛教對人生所抱持的態度。因此，首先我們必須先對佛教思想的內容作一概括的認識。

1.業感因果

業感因果論是佛學上最重要的原理之一。首先

我們要明白何謂業力，業力就是一種人們過去的一切行爲的痕跡所遺留下來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可影響現在與未來。業有善惡之分，有業必有果報的發生，善業必得善報，惡業必得惡報，例如過去您曾對某人做了一件善事，那個人一定不會忘記您，等到有一天，您需要他幫忙時，他一定會盡力的報答您，您也就得了善報。反之，過去您曾打了某人，那個人也一定不會忘記您這一打之仇，時時刻刻的懷恨在心，等到機會一來，他一定會還您這一拳的，這時您便就是得了惡報了。這就是所謂的因果報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誠然不欺的。又這種業力是不因人死而消滅的，它是具有生命力隨時遇到緣而產生現行的果報，這種果報的發生時間亦不定，有過去世的業力到現在世才發生果報，有現在世的業力在現在就發生果報，或者在未來世才發生果報的，這樣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互爲影響，各各產生因果關係，就是所謂三世因果了。因此佛經上才說：「假使千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有了三世因果關係，便產生了六道輪廻，而產生這種輪廻的主力，就是唯識學上的第八識——阿賴耶識，我們過去世或今世所作的一切行爲，不管是善的惡的，都一律儲藏在阿賴耶識當中，人死之後，這阿賴耶識最後離開原來的身體，帶走了業種子到處飄盪，一遇到有緣的父母，便又投胎去了，投胎之後便產生了果報，這果報是隨著過去的業力的善惡而流入六道中去享人天之福或地獄畜生之苦，如此等到今生的果報完結了，又依著各人今生的業力再入輪廻，這樣循環不息，永無了結的一天，完全是由個人親自造成，別人無法支配，因此佛教的三世因果輪廻之說，確是有其理論與事實的根據，而非迷信的。

2. 緣起性空

性空學是印度龍樹菩薩所特重，而其中又以中觀論爲主要的代表作，其他如大智度論，大般若經、大涅槃經等，無非都是在闡明性空學的原理的。我們時常聽到佛學上談「空」，有一些人便因此而認爲佛學是一種空無的思想，要人們放棄一切，無所事作，甚而認爲佛學是消極的遁世的，這些都是沒有眞正深入了解佛學的人所引起的誤解。實則佛

法講「空」是建立在緣起基礎上的，所謂「緣起卽性空，性空卽緣起」，沒有緣起談不上性空，而性空也必然是緣起的。何謂緣起，蓋只要我們小心觀察一下，我們一定會發現宇宙的萬法無非都是四大（地、水、火、風）因緣合和而成的，緣聚則生，緣散則滅，生生滅滅，流轉不息，從來就沒有一個不生不滅永恒的物體存在，一切也都必要受環境的影響，而無法自持。又緣起是建立在世俗諦上的，必須先懂得世俗的緣起法，而後才能進入出世諦的性空原理的，並不是捨離了世俗而來談性空的。因此中論上說：「不依世俗諦，不得第一義」，又說「世俗假名有，勝義畢竟空」，心經上更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空」是建立在「色」上的，沒有「色」的存在是談不上「空」的，然「空」與「色」究竟是不一不異的，就「色」的本質來說它是「空」，就「空」的緣起來說它是「色」的眞如實相，所以又說「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因此，佛法又是貴在世出世圓融，進而事事圓融，是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但覺與不覺又要看個人的一念之間了。

佛學上的緣起法的目的在於打破人們的執著，人們因不知萬法皆因緣起，因此時常執著自我，也執著萬法的眞實有，既有了執著便起了貪愛，然而貪愛並不可能完全滿足個人的願望，不能滿足願望便生起了煩惱、瞋怒、痴迷，有了煩惱、瞋怒、痴迷、便起了迷惑、無明，有了迷惑、無明，便要造業了，造了業，依因果法則便產生了果報，有了果報，便有生死輪廻，這樣遷流不息的循環因果報應，永遠也沒有了脫生死的一天。因此，佛陀慈悲才爲我們說明緣起的道理，使我們不再去執著人我，更進一步用大慈大悲的精神使人人皆能破除執著，人人皆可成佛。

3.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者，乃是萬法的根本依，人類的主宰，一切善惡皆從吾心的一念一動而產生的。以唯識學來說，所謂「心」乃是指阿賴耶識而言，阿賴耶識中含藏著有善、惡、無記等種子，隨時遇緣而產生現行，一切的外境也都是此識所變現的。唯識學把宇宙萬有分爲有爲法與無爲法兩種，山河大地是屬有爲法，含能變的八識與所

變的色法，還有不相應行法，加上六種無爲法一共有百法之多，此百法包融了萬法，皆吾心所變現的。而唯識學的目的，在於覺悟此萬法的虛幻，以轉八識成四智，轉凡成聖。

除了唯識學之外，禪宗也是注重心性之學的，自從佛陀拈花微笑，付法迦葉後，一直到了達摩西來，經二祖三祖四祖五祖至六祖惠能大師以後，至於宋代，這一段期間乃是中國禪宗的黃金時代，尤以六祖之時爲最盛。禪宗主張不立文字、頓悟成佛，其目的則在於明心見性，其方法以參話頭爲主，在以心印心，豁然開悟，只要一念能覺便卽是佛，是一種最有效的自力論，在我國文化史上也是開出宋明理學的一大主力之一。

以上乃是佛教思想的幾個重點，其餘的未提及者尙多，實有待於我們更加努力與研究。接著我們來談談佛教與人生的關係。

二、佛教與人生的關係

1.緣起與人生

緣起法的目的，在指導人們過一個有內容有意

佛說八大人覺經現代求預約

義有價值的生活。因爲只有您能夠時刻的去察覺一切的萬法皆因緣所生，您才會對萬法不去執著，貪愛，也只有您對一切的事物用多方面去觀察，您才能對於事物的本質去做徹底的探討，才不會被表面上的一切不如意的事物所迷惑而煩惱。記得淨空法師在大專佛學講座上時常開示我們至少要用八方面來觀察一切的事物，那八方面呢？就是用因、緣、果三關係和事、理兩面，再加上體、相、用三層，一共有八面，其實，這八面也只不過是最基本的世間法罷了，眞正萬法的本質，應不只此八面的。因此，只要我們能懂得佛法的緣起性，在人生的事物上我們才能退一步想，對於不如意的事，也能以無所謂的心情來應付它。

2.無常與人生

人生無常乃是佛陀不爲名利不爲榮華富貴所縛而深深體驗出來的眞諦，依緣起法來說，人生就是一個大循環體系，隨時在變化著，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生生死死又死死生生，總是在生與死之間掙扎受苦，這都是由於我們不能即時覺悟到人生無常的關係。然而，佛陀告訴我們人生無常並不是要我們來遊戲人間的，相反的正是因爲人生無常，我們才要積極奮發，努力有所作爲，抱著在無常中找尋永恆的眞如本性，依照佛陀所指示的方針，精進修行，才能獲得解脫。

3.無我與人生

緣起則無我，無我則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打破人我的差別，消除吾人的分別心、傲慢心、代之以無我的平等心，打破人我的執著，顯示出本具的佛性，用一種大慈大悲的精神待人處世。因爲能大慈者才能與衆生共歡樂，能大悲者才能與衆生共憂苦，抱著一種但願衆生得離苦，不爲自己求安樂的心，努力行菩薩道，以一種不著相的心境發揮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至高無上精神，才是人生最偉大的德行。

4.涅槃與人生

涅槃就是不生不滅的意思，是一種了脫生死煩惱後所得的大自在。涅槃分有餘與無餘，無餘涅槃乃是在寂滅後的一種了脫生死輪廻的大解脫，有餘涅槃則是一種寂滅前的身心清淨的大自在心境。因此，涅槃與人生的關係乃在於指示人生求大自在大

解脫爲目的，是要在人生當中去獲得無上的法益，進而證入了生死出三界的境界中。

三、佛教解脫與生命理想

佛教解脫，從小乘方面觀之，在以自我解脫爲目的，就聲聞位來說，在以明白四聖諦（苦集滅道）的因果修持而解脫的。以緣覺位來說，在於了悟十二因緣法的眞諦，以證得「但空」的境界來解脫的。不過，他們（聲聞緣覺）還是稱不上是究竟圓滿的解脫，究竟圓滿的解脫，應以大乘法求之。大乘法中的菩薩乘，蓋在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萬行的修持，不但要自度，更要度他，因爲要度他必須有大悲心，所以悲智雙修是大乘菩薩與小乘聲聞緣覺不同的地方。小乘只有自度而不度人，所以只有智慧而無福德，必須悲智雙運，福慧雙修，才夠稱得上一位大乘菩薩。至於佛乃是無上正等正覺者，我們都稱他爲覺者。這是在佛教中最完美圓滿的境界，也是一個學佛者所熱心仰望與追求的。

生命的理想，由於個人的觀點、體驗與想法不同，因人而異，大部份的人都只注重今生，有些人認爲只要今生過得無憂無慮的日子就很好了，有的人一生努力奮鬪，功成名就，也是他們的理想，然而，這些都是世俗間短暫的理想罷了，如果我們只注重在這有限的今生，那麼就顯得太短暫大狹窄了。

佛教是一個追求永恒無限的生命理想者，佛學從緣起無我中了悟到正覺悲智的生命，是對生命最眞實最有意義的抉擇。今日世界之所以如此充滿罪惡、恐怖，人類之所以墮落痛苦，就是因爲大多數人對生命沒有作一番眞實體驗的認識，因此我們今天就應該提倡佛教大慈大悲的精神，致力於社會道德的重建，以及廣度一切衆生，超脫痛苦的流轉而到達涅槃彼岸，這才是佛家的最高理想。

——本文榮獲康年獎學金，作者柯鴻章，現就讀中央警官學校戶政系。